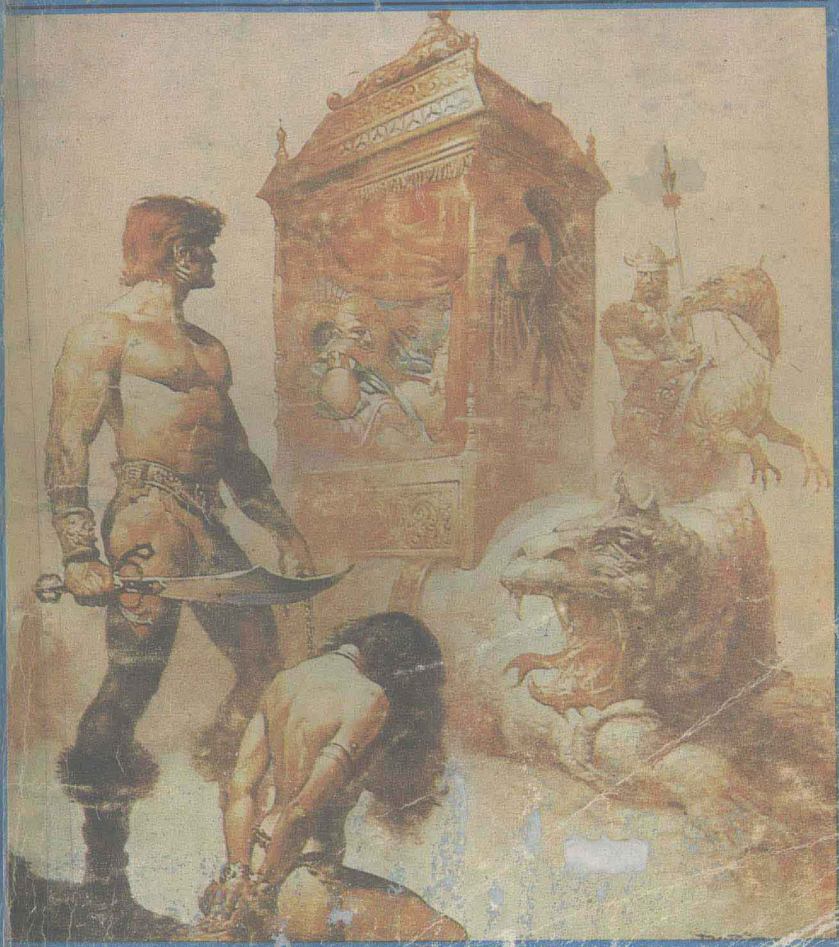


饮马流花河 (三)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萧逸 著



萧逸 著

饮马流花河 (三)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饮马流花河 续集

一

落日余晖，染红了白雪郁覆的高山峻岭，大风时起又歇，来回天际，鼓荡出震人耳鼓的轰轰声，云层势如破竹，一路滚翻着，宛若万马奔腾，这一切交炽天际，映着日晖，爆翻出姹丽诡异的五彩缤纷，即使人世间一等画匠，也万难调弄出此一霎的瑰丽色彩，更遑论那气势的怵目惊心，自是无与伦比了。

君无忌面向穹空凝看着，颇似心有所思。这天籁波谲云诡：一刹那的千变万化，其实同于人心，大凡天地间的一切变化，都无异於人的思维，收之藏芥子，放之弥六合，其动静收放，端赖素日的养性功深，过犹不及，皆非其策，其为用物，焉得不谨慎乎！

男女之情，更不例外，莫谓无心之因，却当有心之果，“大风起于苹末”，一点细小的情愫，皆不免待春而发，来势之惊人，诚然始料非及，饶你天地间一等硬汉，奇男子，值此情关当头，也要静下来，作一番善后安排了。

春若水的此番邂逅，无异带给他心里前所未有的凌乱，这番因情而激起的紊乱，其实正是他屡感矛盾，迟迟不敢接受；或是付出的最大原因。

身世孤寂、离奇、宛若立身危崖之巅，像似随时都有覆

亡之虑。母亲之生死茫然，更如同芒刺在背，只要一想起来，简直坐卧不安。这期间，再加上来自大内的紧紧迫害，亲仇之混淆，其为祸福尚在无知之间，这一切，在在都警惕着他，不敢作家室之想。

他的忧虑更不只如此，只是这一切，在进一步与春若水有所接近时，却遭遇到了极大的考验，面临着他的抉择，正为此，他才显现出前所未见的_{不安}……。

在崖前蹉跎一回，立身于当风之口，天风迂回，直吹得他一身衣衫振振欲飞，寒风当面，直似千刀万剐，透过阵阵裂肤之痛而后的快感，显示着这类“风浴”所独具的奇特效果。用以镇心定神，亦当有一定功效！

每当君无忌心神痛楚，自感无所归依时，便借助于这般天风沐体，从而得于一种新生力量，似有无限生机。

春若水一觉醒转，恰当黄昏时分。

石室内燃点着一汪熊熊烈火，劈拍声响里，不时溅飞起几点小火星儿。便是那小小的劈拍声，使她提前醒转。

映着炉火，君无忌盘膝跌坐地上，魁梧的背影，叠映在火光里，漆黑的长发，云也似地披散开来，显示着无拘的野性。而“他”却是斯文的，斯文中却包容着不入凡俗的那种粗犷，对于当今人世，总象是有所拒抗……这便是他所独特具有的气质……。

他却又是深奥的，世界上一切深奥的东西，都不易理解，深奥本身更具有哲理，故此它却又是美丽而引人遐思的。

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，去观察他，春若水知道，只要一出声，那怕是一点细小的转动声音，都必能使他警觉。

她便索性一动也不动了，保持着原有的静姿，运用着她

灵活的一双眼睛，观察着这个堪称神秘的人……

方才梦境犹新。

那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梦，她梦见汉王高煦终究知难而退，父亲无恙而归，君无忌与自己共结连理，驰马天山……

便是带着那一脉未了的喜悦之情，静静地默看着他……

夕阳已沉，天色正暗，不知不觉里像是又过了一天，明灭的火光摇晃着君无忌硕壮的背影，这一霎却是逼真的，逼真到只有“他”和“我”，多么宝贵值得珍惜的一刻。

她宁愿只是这么静静地看着他，让意识的遐想，来弥补现实的残缺……然而，当眼睛睁开的时候，人已来到了现实之中，除非一直是在睡梦里，便无能排除现实的左右。

壁火熊熊，其间更似烹煮着什么，食物的香气，早已充斥室内，一经入鼻，便自万难捱住腹内的饥饿——她却留恋着这一霎的遐想与宁静，无如君无忌却似有所觉察的转过脸来。

“啊——你原来已经醒了……”

春若水点了一下头，脸上带着微微的笑。

君无忌霍地站起，走过来。

“来，让我瞧瞧——”

说时便自揭动她身上的皮裘。春若水一时大感羞迫，心里一惊，一双手死死地抱着身上皮裘不让他掀开。

“你……干什么……？”

君无忌怔了一怔，才自警觉，不禁一笑道：“我是说你的伤怎么样了，不让我看？”

春若水这才转过念来，伸手摸摸身上，原来穿的有衣裳，想想也是多余，就连这身衣裳，还是他给穿上去的，自己身子人家早看过了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

其实这已是第二次了，前次为飞鼠所伤，昏迷之中，也是对方为自己医疗包扎，看来与他真是宿缘深厚，却又为何偏偏……？

似羞略窘，她自个儿揭开了身上皮裘，那双眼睛，简直不敢与对方接触，径自转向一边，一颗心却是通通跳动得那么厉害。

想像中，一番脱衣解带，裸裎袒露在所难免，虽说对方为自己私心默许；唯一至爱之人，到底人前露体，实生平从未有过的羞窘之事，真恨不能自己再昏死一次；眼不见，心也不羞的好……心里胡乱地这么想着，一双眼睛越加地不敢瞧上对方一眼。

无如，她却是猜错了。

君无忌并没有脱下她身上那一袭薄薄的单衣，只用手轻轻触摸了一下她经过包扎的患处。

“很好，再有三天，就可以如意行动了！”

遂即为她重新盖好，退后坐下。

春若水这才敢缓缓转过脸来瞧着他，眸子里充满了感怀情伤，……也就是这些小地方，对方这个人，一寸寸地占据了自己整个的心，等到发觉时，感情的阴影，却已蔚成苍苍巨树，这时刻除却了对方这个冤家，便再也容不得第二个人了。

看着他，她真有无量感慨，正由於自忖着欠他太多，无以为报，才想到了以身相许，无如平白无故地却又杀出了个汉王爷，这个人的出现，连带着种种原因，造成了“不得如此”的现在趋势，正是“吹皱了一池春水”，想想真是好无来由，令人无可奈何。

“你觉着怎么样，可好些了？”

倒是这句话，使得她悚然一惊，这些日子以来，为了自己婚事，仿佛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有些神魂颠倒，较之从前，判若两人。

在君无忌一片纯情的目光里，她真有说不出的惭愧，一个女孩子为自己的婚事而神伤，已是难以告人。若是被迫表态，直吐非君莫属，更是万难启齿，然而，眼前不啻是最佳良机，病榻相对，再无外人，舍了这个机会，往后怕是再也没有了。

“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……”

“那就什么也别说！”

一面说，君无忌把一个棉垫，垫向石壁，轻轻扶她坐起来说：“先吃些东西，有话等会儿再说。”

春若水笑着说了声：“好！”心里充满了好奇，值此飞岭绝壑，真不知道他还能弄些什么给自己吃。

君无忌却不慌不忙，胸有成竹地把一个小小方几置于榻前，摆上碗筷，却把火边早已煨好的两个瓦器取过来放好。

“都是些什么？”

春若水眼睛瞟着他，心里直想笑，倒看不出他一个大男人，还会弄这些。到底是天真烂漫，经事不深，面对着衷心所喜欢的人，先时的悲伤情绪，一古脑儿的，早已遁迹无影。

君无忌为她添了一碗饭，味道香喷喷的！

她却由不住自个儿揭开了另一个瓦罐的盖子——敢情是浓郁香馥的一只肥鸡，休说鸡汁浓郁，色作橙黄，其间两只山菇、饱喂浓汁、肥大如拳，新笋数截，吐味犹芬，皆为春若水素来喜食之物，只看上一眼，已不禁引人食指大动。

“哎呀呀……真是太好了……”

春若水忍不住咽了口唾沫，一时眉飞色舞：“你从哪里弄来的？”

说时早已探箸瓮中，夹起了老大的一个山菇，忍不住张嘴就咬，红唇白齿，待将下咬的一霎，才似发觉不妥，一双剪水瞳子，羞赧地看向对方，欲羞还笑，出声亦娇，状似有所不依，模样儿凭添无限娇憨。

君无忌一笑站起，径自向外踱出，再回来时，几面已归置干净，她却已吃饱了。

“只别看着人家吃，谁又叫你走了呢！”

春若水略似羞涩的说：“真好吃极了，你还没告诉我这只鸡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给你留了一多半，快乘热吃了吧！”

君无忌摇头说：“我已数日不食，这是我辟谷术第二个阶段，每天只饮沆瀣，吞朝露少许，这便足够了！”

春若水惊讶地打量着他，点点头说：“原来你的功力已到了这个境界，怪不得轻功这么好呢，你刚才说已经达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以后呢！”

“第三个阶段是不容易达到的！”

君无忌微笑着说：“那是最高的境界，到了那个阶段，可以完全不食人间烟火，只餐六气就够了！”

微微一笑，他摇头说：“我是没有资格求到那个境界的，只有了无牵挂，全身遁出人间出世的隐士，才能达到，我却望尘不及，因为我凡俗牵挂事情太多，今生也就不作此想了！”

春若水无限向往地聆听着，一双黑黝黝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，心里充满了离奇，欲言又止。

君无忌说：“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，早经命定，任何事都强求不来的，求仙求道更是如此，那需要非常的造化和缘

份，也太神奥了，不是你我这样的人所能完全理解的，我个人追求的只是道家的精神：灵性，这一次辟谷术，也只是在体验我生命里最大的潜能，考验我气功的运用效果，并不是藉此作出世，妄图霞举飞升之想，毕竟那些是超越这个世界以外的事情，人是不能够看穿的，看穿了也就不是人了。”

春若水一笑道：“说的太好了，你可知道，在我眼睛里，你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君无忌说：“是因为我怪异的行径？”

微微一笑，他摇摇头，叹息一声道：“我实在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虽然我曾经试想着去做一个超人，但是基本上，我毕竟仍然还是一个寻常的人，一个寻常人所具有的感情，我都有……甚至于我背上的包袱，远比他们还要沉重得多。”

忽然他想起来道：“你该吃药了！”

“吃药……？”

“要不是这个药，你不会好的这么快！”

“说时他已拿起了一个小小玉瓶，自其内倒出了仅有的两粒药丸：“只有两粒了！”

春若水接过来看看，只是黄豆大小的绿色药丸，不觉其异，就着水吞了下去。

君无忌点头道：“这两粒药，能使你复元如初，最多三天，你就可行动自如。”

“什么药这么灵，是你自己做的？”

“不”君无忌说：“它来自武林中一个最神秘的地方——摇光殿。这药是摇光殿殿主李无心亲手调制，功能补精益气，真有起死回生之效，我自己也曾拜受其益，只剩下四粒，正好给你服用。也算是功德圆满。”

春若水呆了一呆，呐呐的道：“我想起来了……是那位沈姑娘送给你的？”

君无忌点点头，颇似意外的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春若水看着他，微笑道：“人家一番好心，拿来送你，你却转送了我，岂不辜负了别人的美意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，颇似不能尽言地苦笑了一下。

春若水原以为他会说些什么，见状不免怅惘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君无忌摇摇头说：“对于她，我比你知道的也多不了多少……她是一个神秘的人，你休看她今日赠药情重，谁又会知道，也许有一天，正是她把锋利的剑，插进我的心里……”

春若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登时呆住了。

“你……说什么？”

“这只是我的猜想罢了！”

君无忌颇似遗憾地道：“你既然认识她，当然也知道，这位姑娘有一身极不寻常的武功，如果有一天，她决心与我为敌，我是否能是她的敌手，可就难说得很，不瞒你说，这一次我迁居这里，就是意在避她，她是一个用心精密，而又极聪明的人……如果她真的要找到我，我终将无所遁形。”

春若水迷惘地道：“只是这又为了什么？为什么她要与你为敌？”

“那是因为她来自摇光殿——在执行摇光殿所交付给她的任务……”

春若水更迷惑了。

“这又与你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说你曾经与摇光殿结有仇恨？”

“很可能正是如此！”

说来可笑，即以当初在流花酒坊，插手多管了那件闲事，迫使摇光殿使者——那个绿衣姑娘知难而退。左不过就是这么芝麻点大的一点小事，只是在重视声望，唯我独尊的一些武林人物眼睛里看来，便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奇耻大辱。

苗人俊便曾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，要他特别小心，现在经过自己的小心观察，简直已是不容置疑，毫无疑问这个沈瑶仙正是为执行此项任务而来，只是何以她屡似犹豫，而又迟迟不出手，确是大堪玩味。

每一次想到这里，都令君无忌心里大存费解，当然，他却也并不排除人与人之间所谓的“见面之情”——在他的印象里，这位沈姑娘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，不愧是出身名门。遇事沉着冷静，更不在话下。她的出手狠毒，每能置人于死地，得力于“摇光殿”神奇的武功，自然更是不容置疑……只是在揭开这些表面的外衣之后，君无忌却独独能体会出对方那颗高尚、纯洁，而富有同情，偏向真理正义一面的内心……

也许这便是她每每不能说服自己；而对君无忌施以狠毒手段的原因了。

春若水宛似有情的一双眼睛，静静地由他脸上掠过，投向壁穴间的熊熊烈火。

很短的一段时间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

对于沈瑶仙，春若水多少有一点酸溜溜的感觉，只是她却没能了解到，这种属于人性黑暗面的本能，其实与人与我都将是有害无益，在过去她最讨厌的便是“善妒”的那一类女人，等到自己身临其境时，才幡然有所觉悟，原来这是与

生俱来的劣根性，想要完全排除，却也并不容易，除了一颗慈善的心以外，更要有舍弃自我的仁者胸襟抱负，对于一个初涉情场的女孩子来说，自是非常的难了。

春若水这一霎情绪显得十分低落，只是当熊熊的火焰，在她眼前跳动，特别是触目于君无忌就在身边时，她才似忽然有所警觉，重新又拾回了几乎已失去的自我。

毕竟现实是不容取代的。

其实她已说服了自己，对君无忌不再存有奢想，那么现实所给予自己的任何点滴，都已是额外的嘉惠恩宠，又何必再所苛求！

透过莹莹泪影，再一次打量心上人时，她似已剔除了心理上的那些阴影，即使对于那位一度被视为情敌的沈姑娘，也充满了谅解而不再妒忌了。

“我想起来走走，可以吗？”说时她已揭开身上皮裘，离榻站起。

君无忌略似一惊，春若水却已姗姗走向壁炉，他赶上一步道：“小心……”，却迎着了春若水递出的一只纤纤细手。

情势的发展，极其自然，俟到君无忌有所觉察时，其时已柔荑在握，甚至于春若水整个身子，俱都已倒在了他敞开的怀里。

对于他们双方来说，这一霎都似乎太过突然，只是施受之间，心情上的差别而已。

炉火劈拍，闪烁着的红色火光，把两个人的影子长长地叠印地上，不时地扭曲着……

火光更照亮了他们的脸，那么赤红的颜色，恰似存心在掩饰什么……。

紧紧伏身在君无忌结实的胸上，像是只依人的小鸟，春若水相思得酬，贪恋着片刻的温存。伏在他胸上，感染着他的温馨，耳中更能清晰地听见他颇似零乱的心跳声，敢莫是这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也为之“英雄志短，儿女情长”了！

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彼此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炉火熊熊，时耸又敛，变幻着各种姿态，像是为此有情恋人，作状无限鼓舞。

“你的心跳得好厉害，能告诉我，那是为什么？”

像是一条游动的蛟，她滑腻的手，已攀向他的颈后，纤纤手指，插入到他充满了野性而浓黑的发际，撩起的眼波，荡漾着少女的天真无邪，却是狡猾的……

君无忌一声不吭地只是默默地向壁火注视着，火光明灭，在他英俊而清秀的脸上，形成了某种气势，眼睛里迸射的神光，更似反映着这一刻内心的紊乱。

“说……话……为什么不说话？无忌……无忌……”

举手无力，只是一下下地在他胸上插着，无尽相思，万缕柔情，俱化成熊熊火焰，会合着当前壁火，一霎间形成汪洋大海，人儿漫淹，呼救无能，是那般抽去了骨头的懒散……真似已溶化为一滩泥水，永无止境地瘫在了他的怀里……

一只长尾山鼠，恰于其时地忽然出现眼前。静寂时空颇似形成了惊天动地的震撼。

紧紧偎依着的一对人影，蓦地两下分开，其时火光闪烁里，那只擅入禁地的长尾山鼠，“咕！”地惊叫一声，箭矢也似地飞跃而起，一径穿窗而逝。留下来的气氛，却似一阵扑面的微风，淡淡地发人深省。

双方相视一笑。

经此一搅，已不复先时之热炽，情绪的转变何以微妙如斯？

往壁火里丢进去一块干柴，君无忌沉默着呐呐说道：“这里早晚寒冷，如果不升火，你是挺受不住的……”

春若水迎着面前的火，在铺着的一块兽皮上坐下来，脚腿伸动之际，才发觉到自己身上衣衫十分肥大，一双腿脚，虽经卷起，仍然是多出了老大的一截，袖子也是一样。眼前缺少一面铜镜，看不见自己这身打扮的怪异形状，想来当是十分滑稽，不觉低头笑了。

这袭单衣，不禁使她又联想到以前为飞鼠所伤，草舍疗伤时的穿着，仔细瞧瞧，正是同样的一身，前后联想，不禁感慨系之，禁不住妙目轻转，深情地向君无忌注视过去。

君无忌智珠在握，有些话不需多说，他也明白，有些话，唯恐为对方带来伤感，故此回避，那么剩下来的话，也就不多了。

“啊——”春若水象是忽然想起：“我一夜没回去……家里怕急坏了……这可怎么是好？”

君无忌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放心吧，我已叫小琉璃到你家去过了……”

“这样就好……”春若水却仍不放心地轻轻叹了一声：“你是不知，我母亲最是对我挂心，平常有点小伤小疼，她都会大惊小怪，如果知道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不知会急成了什么样子！”

“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！”

君无忌说：“我特意要小琉璃撒了个谎，就说你在‘红云庵’尼庵许愿，那里尼姑留你住下结个善缘，约有三四天

的逗留，这样可好？”

春若水忍不住笑了：“你可真聪明，怎么会想到‘红云庵’呢，那是我娘常去的地方，真要说别的地方，她老人家还许不相信呢！”

君无忌点点头说：“这样就好，只是我生平不擅说谎，事过境迁之后，你再照实回禀令堂吧！”

春若水默默地点了一下头，想想还有两天的时间逗留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，这三天石室逗留，无异天公作美，特意恩赏给自己的，虽然说用以酬偿的代价，竟是自己几乎丧失的性命……只是伤痛毕竟已成过去，面对自己的却是心上人的长相厮守，倾心尽谈……

三天容或说是太短了，却也得来不易，那是以往连做梦也梦不到的，这么一想，也就知足了。

三天以后呢！

那时自己便得告别情人，面对着残酷的现实，接受命运的安排。

三天、三天……这短短的三天，很可能便是自己生命里唯一与他所仅有的独处日子，它将永远在自己心版上刻下记忆，想着想着，她的心碎了。

她可不愿再哭了，特别在君无忌面前——

她想，这三天自己要以最喜悦的心情，最浪漫的情调去享有它，因为舍此而后，便什么也没有了……

君无忌微笑着说：“这里地势绝高，很多地方白雪未化，景致绝佳，明天你起个早，我们可以到外面走走，对面有一道瀑布，映着新升的太阳，真美，你一定喜欢，只是你的伤势还没有大好，怕是走不远……”

春若水说：“不，我能走！”那样子开心极了。

“要不，还是我背着你吧！”

“那……可就累了你了！”

“你不愿意？”

“不……”她说：“我太愿意了！”

说了这句话，才自觉出过于坦诚，竟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，一时大为羞窘，脸也红了，偷偷看了他一眼，却似未觉，心里才似略安。

君无忌拨弄了一下炉火，溅出了许多小火星。

“这里有天山特产的雪鸡，就是刚才你吃的那种，味道可好？还有很多野生的东西，如果你喜欢，明天可以摘一些回来。”

说时，他转来脸，近近地注视着她们。

“昨天你不该到朱高煦那里，太危险了，你也许还不知道，他如今身边有能人守护，你绝不是他对手的，平白丧失了性命，岂不冤枉？”

春若水默默听着，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苦笑。

“你父亲的事，我一直留意，据知目前平安，海道人断言他有惊无险，他的卦相很准，颇有预知之明，希望这一次没有料错才好。”

春若水只以为他会说出自己与朱高煦之间的婚事——那无宁是大杀风景之事，只是他却没有……

忽然她心里惊了一惊——

莫非他竟然不知，朱高煦之所以羁押父亲，乃在于迫婚自己？以至于，他当然更不知道自己即将要舍身救父之事了？

这个突然的念头，由不住使得她大大吃了一惊。想想并

非是不可能的事，如果自己这个假设是对的，那么，很可能就连父亲之失身图国，乃系朱高煦所策动这件事，他还不一定知道，顶多只有在怀疑而已，而海道人并没有把为自己算命的事详细地告诉他，其实这件事，除了当事人自己和汉王朱高煦之间而外，局外人谁又知道详情？知道的人，更不会轻易开口，以至於君无忌这般精明仔细的人，这一次也被蒙在鼓里了！

这番猜想，一经确定，春若水不禁心内大生忐忑，仿佛有些儿落寞，那是一种怅怅失落的感觉……，陡然使她警觉到自己被自己的聪明所愚弄了！

可真是悔也不及。

如果是眼前这番邂逅，安排在自己答应下嫁朱高煦以前，那么一切的情形将是大大的不同，看来自己前此的诸多猜测，包括君无忌与那位沈姑娘之间的爱情在内，全属于虚无有之事——事实证明，即使沈姑娘对他曾有救助之情，彼此不无好感，但是基本上，他们却是站在敌对的立场，又如何能与自己与他，全系自然结合来得合情合理？

由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舍身高煦之事，自不会有应有的热烈激动反应，……自己却因此误会他的无情，心灰意冷之下，乃自作出了大错特错的草率决定。

一瞬间，她有无限感伤，恨不能再一次扑向君无忌怀里，放声大哭一场，只是，在君无忌若似有情的目光注视之下，她却反倒强颜一笑……笑颜里包涵着的辛酸，也只自个儿心里有数。

人的思维，瞬息万变，也真太奇妙了，有时候为了矜持一份不必要的表面美好，却将无限辛酸泪水往肚里咽。既然